

文學津梁

文章薪火

文章薪火

桐城方以智密之著

蒿草曰性道猶春也文章猶花也砍其枝斷其幹而根死矣併掘其根以求核中之仁而仁安在哉言掃除者權奪也欲人之讀真書耳非必懲咽廢食也固陋托以夸毗而絃誦反自廢耶夫核仁入土而上芽生枝下芽生根其仁不可得矣一樹之根株花葉皆全仁也聖人知之故老任斯文刪述大集與萬世共熏性與天道豈憂其斷乎既知全樹全仁矣不必避樹而求仁也明甚既知全樹全仁矣培根也護幹也除蠹也收實也條理灌輸日用不離也明甚以冬煉

夏乃貫四時則無寒無暑之在寒暑中也明甚无妄
大畜一多相貫兩間森羅無非點畫俛仰遠近皆備
於我矣文明以止用光得新雷雨出雲有開必先義
文周孔不能違時酬酢佑神此最上之神于文章者
乎道統且置姑就文章論文章

文傳四教士首三民生乎圖書經史明備之後簡畢
猶耒耜也本于大一協於分藝不興其藝不能樂業
乘物遊心一室自娛鼓舞可羣萬世相告筆舌之緣
均無所避有正用通用之中道焉有中理旁通之發
揮焉有統類焉有體裁焉不可不知

三知終於知言此格人我格內外格古今之大用也
不能知言又安能自達其所言乎有專言德行者專
言經濟者專言文章者專言技藝者專言權勢者專
言兵符者專言法紀者專訓詁者專記事者專寓喻
者統而言之無非道也無非性命也而有專言性命
之道者離事離法以明心而舉其冒統者也因有專
言生死鬼神者因有廢世事以專言仙定者因有專
言養生者因分忘世之言出世之言因有別傳善巧
若奇兵者要不出於質論通論攷測天地之家象數
律歷聲音醫藥之說皆質之通者也皆物理也專言

治教則宰理也專言通幾則所以為物之至理也皆以通而通其質者也百家紛如何以折衷聖人罕雅藏用彌綸道器優優乎洋洋哉

讀書必開眼開眼乃能讀書三才之橐籥萬理之會通有所以然者存不明所以然中之各各當然而用當然之所以然則百家堅白同異之舛午何一不可疑我我則惑矣支離動頤之象數何一不可難我我則惡之非白首紛糾則芒芒蟲豸非飾陋巧通則強鐸馮河安能不徇不遺物物而不物于物乎由此言之苟非專精深幾眼何能開又况閉而開之開而閉

之習此坎窞喪身失命故知不少雖然如此亦視其
人

文章之先當知所以為文章者文章成列當知為何
等之文章或大或小或正或奇或中或偏是其人皆
可不是其人皆浮逐也不知為不知而就事言事皆
可未得為得而專作夸已掃人之詞又不如藏拙矣
易奇而法謂因物之天然而行之者也方圓密顯同
時變化人能讀此書者勘矣龍馬狐豕杞瓜葛藟圭
紱黃矢躋陵涉川有謂無謂乎無謂有謂乎滄海寶
珠隨人變色揚眉舉步何非雷雨日風

程子曰繫辭之文化工生物虛舟曰靈充衝旋倏忽
異常更生曰聖人贊易如趙叟跋楔帖一條又一條
隨曲生瀾不知重沓

典謨爾雅訓體約厚隆古尚簡故耳春秋乃以事遠
事之筆不可增損禮記論語則通方時義之雅言也
詩道性情窮於禮而通於詩觀其深乎

左傳巧鍊未免雋傷國語伸之與戴記近鄭漁仲辨
左傳者十郝京山曰三晉之文士筆劉歆以為邱明
便讓博士耳鄒夾不傳公穀皆未親見尼山者也刻
核推斷文則峭矣臆故不免戰國短長言則掉闔飛

籍之技也

周末文勝生才若是後未有勝於此者鄒邑正正之
旗密轉握奇之篇神於懼創不避者乎屈子開漁父
之眼而甘以詒詒竭忠故其詞沉篤氣塞穹蒼神于
怨創不避者乎莊子休具黑白之眼而甘以巧激旁
寓善用奇兵神於怒創不避者乎三子同時而不相
遇屈專盡人而冥于惟危之心莊專得天而冥于惟
微之心孟合天人而以不得已為用本可會一宗其
文亦可合而互之此當侯之間出之士

老子楊墨皆近孔子前後自老子正言若反而惠施

交易之其厯物也大其小小其大長其短短其長虛其實實其虛而已公孫龍遂為隱射距鈞之機皆楊墨之流也莊蕩於無何有之鄉而樂在冥應善用之因物還物天載兩忘是有見乎無首者不善用之比之無首矣其詞近於為我其機則破相宗也楊子執其隨墨子豐其部告子良其限別墨之謬髀縱脫倍譎不忤則浚恒振恒者也其見偏至其文亦偏至管子老子之前其內業篇與老子合其治近功故名法之家祖之因而附益之申商韓皆是也商韓文最決絕如其法然荀子主禮法文故明當

關尹子後起者也其論道器頗平鷗冠亢倉搜剔鉅
鋒甚則為陰符奇其事為山海經穆天子傳守其業
而浸廣之靈樞素問也皆周末筆陰符關尹鷗冠亢
倉則晉唐筆也

呂覽淮南則養客撮眾人之英者也不韋預知焚書
而腐之一束始發此智更巧於招隱矣嗟乎周公不
鷗吝而收天下之材藝此無繼矣呂劉之智亦無繼
之者耶將以虞預何法盛宋齊邱為智耶不堪噴飯
子長以鬱折而成史記收合百家洽古宜時散近乎
朴變藏於平書序事理真不虛也有莊生剝剝鈞懸

嘗借人物叙事藏其議論史記直為叙事據款結案
何用犯手裝面而強浸之強括之乎以此讀者更快
其情以為天然

孟堅整嚴之中亦能錯落范史因東京平對而順載
之伯喈則喜比偶矣趣至六朝尚麗採藻勢也徐庾
始嫻唐宋遂為別體吾取其流爽者

韓昌黎振起八代之衰為其單行古文法也子長為
質上沂周秦氣骨自古曲折作態盡乎技矣其言正
直潤色典雅故超於技徒謂平淮西碑為婉典謨毛
穎傳酷似子長淺之乎退之有時生割刻意形容琢

古磨石未免乎痕痕亦何累乎退之斯文後死存乎
其人不在鈎章棘句以為工不在鄙倍蕪累乃為篤
論為學道之亞也

去其痕而一以平行之則歐曾也蘇則鋒於立論而
衍於馳騁八家大同小異要歸雅馴學者鼓篋門從
此入至於盡變更須開眼

文章之開闔主賓曲直盡變手眼之予奪抑揚敲唱
雙行何非一在二中之幾乎以過而化不及及以不
及而化其過以中而化其過不及以過不及而化其
中易之參兩錯綜全以反對顛推而藏其不測有悟

此為文章者張旭之聞鼓吹觀劒器紀昌之目承挺貫蝨心不是過矣

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以約過而吞吐始悲使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以詳數而形容生色

且緩急亦人之所時有也銳發一論遂轉別論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語也歷引不繹錦綢輜毛之章歷引而繹之各盡其致亦古今得失之林也何必異聞反掉作波不抑不揚平準善叙至卜式曰烹宏羊天乃雨借刀殺人不置一斷突然而住

荆軻傳倚柱而笑此點睛也前有魯句踐後有高漸離奇峯湍流互相穿激昌黎叙睢陽述南八詳其間此者張籍云正法此傳惟恐其冷落無餘聲耳此善請客之妙也妙高峯七日不見而見之別峯道寓于

原缺二字

意寓於旁意何往不然

琢句割字刻畫之小品也長河千里一曲不在乎此然點綴之間神亦與之俱動周公曰坐乎將母子產止兀者曰子毋乃稱灌夫曰畢之姬得赫蹏書問上何如曰慳也攷工檀弓儀禮叙事狀物俱以簡盡論語鮮矣仁孟子豕交之也何常不奇韓退之賞樊絳

碑和盧全月蝕稱長吉之鯨吐鰲擲正以為人不可
行怪而忍俊不禁何妨筆墨間洩其奇氣耶由今論
之鬼母泣天蝦蟇蝕月多祇生厭何奇之有若如黃
原珏天銑溪虬戶則鉛粉惡裝並不得以棘刺母猴
畫策龍蛇相例

古人用意更善奇變劉須溪曰宰我問短喪所以激
聖人之定案也宗一曰劒逼乎子貢之問去食與信
也二者何先此待問乎此謂答在問處使民戰栗激
發哀公尼山三聲雪上加霜耳今人竟作呵宰我說
何啻千里宰我子貢擅言語之科并有仁焉豈必改

字

桃應一問不必以事實論也師弟互相逼唱不過欲
瞋出一敝屣耳莊子逍遙遊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
然喪其天下歌舞排場費盡撩天之舌曾有出乎敝
屣之外者否世必以膠柱為篤論豈可與神遊康衢
見藐姑耶元氣不足一浴一風猶恐外感子長作史
記常尊其父諱談為同自序甚明年表用臣遷謹按
則太史公為褚輩所加未可知也班彪曰子長一人
之思刊落不盡故明授其子孟堅漢書竟不稱歸功
於父何哉蔚宗目睫徒飾笑耳